

家庭周刊 / 花鸟虫鱼



我得虞美人，纯属一次偶然邂逅。

有天去江边闲逛，闯进一片园子，里面奇花异草让我这个花迷像进了贾府大观园。除了常见的月季，我竟叫不出许多花的名字。园里有一老农，对我小学生般的好奇探究深不以为然，“二月兰呀，蜀葵，波斯菊……”他一一给我介绍。当他指着一簇菜秧一样鲜嫩的苗说出“虞美人”三字时，我欣喜得几乎要跳起来。

虞美人

自然，那天我像捡了宝贝一样，捧回了许多虞美人苗。老农因为种得太多，已把多余的幼苗弃在园子一角，见我欢喜，全送予了我。

那是一个二月兰开得正旺的季节，栽在盆里娇嫩的幼苗给了我无限期待。这之前，对虞美人，只闻其名未见其真颜。百度一下图片，的确美得让我惊叹，憧憬之情更甚。

与郁金香刚劲挺拔英姿飒爽的风姿不同，虞美人总是柔柔弱弱不禁风的姿态。当她的花苞在我眼前呈现时，顿让我心生怜爱。纤弱的花梗上，弯弯垂挂着一个个蛋圆形花蕾，极像一位害羞少女，低着头不敢抬眼见你的样子，花蕾上一层细细的茸毛又给她增添了一份无法言说的神秘感。在春天某个早晨，这位少女突然挺起腰肢（花梗），探起头，甩掉罩在她身上的面纱（外壳），露出一张绝色美人的脸。你不能不被惊艳，薄如蝉翼轻如绫绸的四片花瓣，俨然一只彩蝶在风中翩跹展翅。其实根本没风，是她袅袅娉婷的姿态给人一种错觉——飘然欲飞的错觉。

集纤柔、浓艳、妩媚、典雅于一身！她们每天开一种颜色，白色遗



世独立，红色绚丽浓艳，粉色温婉妩媚，每天走上露台，她们就像一位邻家小妹一样等候着你。

虞美人又叫丽春花、赛牡丹，但我更喜欢“百般娇”。未开时喜欢她“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”，绽放时更喜她翩然若仙的轻盈飘逸。谁能想到，如此美艳的花却是草的一种。相传从前，虞美人像杂草一样分布在野外，休眠的种子在翻耕时发芽出土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这片战火摧残过的土地上，遍地开出了虞美人，让这柔美的花与血腥的战争有了瓜葛。

让我想起另一个凄婉的故事。君王意气尽江东，贱妾何堪入汉宫；碧血化为江边草，花开更比杜鹃红。

面对被困困于四面楚歌中的霸王“虞兮虞兮奈若何”的哀叹，虞姬内心滴血泣不成声，为断项羽后顾之忱，突然拔出霸王身上佩剑自刎而死。鲜血染红了乌江岸，爱有很多种表达，君处困境，妾不拖累，愿将此生性命，化作遍地而开的虞美人，唯愿你安好。

一种花，因为一个悲烈的爱情故事，更让我对她增添一份敬意。

温温婉婉开过一个春天，至7月，虞美人开始结果。果实形状尤其别致，宛如一只只小如豆的莲蓬。你可以将果子摘下，迎春播下，也可以不去管她，来年地里盆里又会生出许多小苗。她的花虽娇柔，命却似野草般强大。有人听说虞美人乃罂粟一种，不免闻之色变，其实她有罂粟花之美艳，却无其之可怕，因为她只是一种赏心悦目的观赏花卉，无毒。



美丽精灵之忧

前几天上视新闻播了一件趣事，一位居民的绿化小庭院内来了一只可爱的“不速之客”。一看，原来是我镜头下的“常客”，大家通常叫它“蜂鸟蛾”。

提起蜂鸟，大家脑海中立即会出现一个美丽的小身影。它是世界上最小的鸟，但我们只能在屏幕上看到，只有南美的大自然才可觅真身。可近几年在网上却经常看到类似它的照片，其身影出没于我国许多地方的花草丛中。它极像蜂鸟，却完全不是同类。直到那天我外出拍摄花卉时有幸拍到它的情影，才开始对它略知一二。在惊艳的同时，又滋生出对它及所生长环境的一些担忧。

这个美丽的小精灵叫“蜂鸟蛾”。它在取食时，和蜂鸟的样子极其相似，时而在花间急驶，时而在花前悬停。它除了比蜂鸟多出一对触须，翅膀上没有羽毛以外，无论体重、外形都与蜂鸟相近，难怪有这样一个名字。

其实，“蜂鸟蛾”也只是一类天蛾的统称，它有许多种。我拍到的这种是“咖啡透翅天蛾”，翅膀透明像蜜蜂，有一双大眼睛，身体的颜色也特别漂亮：头到背部上面草绿色、下面白色，腰到尾部分五节，分别是草绿、紫红、杏黄，如彩虹一般，末梢还有个黑色毛茸茸的“虾尾巴”——在某些地方也有叫它“小飞虾”的，如果不论颜色，它的身体形状确实也有点像虾。

大自然塑造的小精灵，真是太漂亮了！看它在花丛中优雅地穿梭，伸出长喙悬停半空采蜜，真是一种视觉享受，有时看得甚至忘了按相机快门。但当我回家查阅到它的一条相关资料，却不禁忧从中来：蜂鸟蛾，英文直译为蜂鸟鹰蛾。据专家介绍，这类对植物有害的昆虫多产于美国，原在我国很罕见。现在越来越多见，估计也和花卉植物的进口有关系。这使我自然联想到另外两种生物“水葫芦”和“加拿大一枝黄花”的命运：它们也是外来物种，当初被国人像贵宾似的引进，哪想到会成为今日之患，每年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去剿杀，以防泛滥成灾！这样的例子在地球上不胜枚举啊，原本美丽的生物就此演变成了“祸水”。生物何错之有？是人类将它移错了地方，脱离了自然之链，才导致如此结局。

我祈祷，但愿这美丽精灵不要成为“祸水”。

爷爷一直闲居乡下，种着一些时令蔬菜，养着一些家禽，过着悠闲自在、自给自足的生活。那次，我去乡村看望爷爷，爷爷说要请我品尝山珍野味，做道红焖野鸡给我吃。我立即提醒爷爷，野鸡可是国家保护动物，坚决不能吃。爷爷笑着告诉我，是他自己养的。

细问之下才知道，有一次爷爷去山上挖药材，突然听见野鸡的哀叫声，寻着叫声找去，原来是一条蛇咬住了野鸡，爷爷赶走了蛇，并把受伤的野鸡带回了家，还弄了些解毒的草药给野鸡包扎伤口，好在伤口并不严重，在爷爷的照顾下，没多久就康复了。于是爷爷就准备放野鸡归山，可是野鸡却不肯走，已经习惯了被爷爷养着。爷爷说已经养了好长一段时间了，总不能老养着吧，那得要花费多少粮食啊。

听着离奇的故事，我忍不住缠着爷爷带我去看那只野鸡。在鸡群中我一眼就发现了那只特别的野鸡，披着一身五颜六色的羽毛，实在是太漂亮了，我顿时有了要留着野鸡的决定，并央求爷爷把野鸡送给我饲养。爷爷一听也乐意，他说养了这么久，真舍不得让它从此消

五彩凤凰

失，送给我养着也好。

这只野鸡还真够幸运的，又一次被救下了，我把它带回了家，用不锈钢给它建了个漂亮的长方体的笼子，里面给它配备了干净的食槽和饮水槽，让它有一个舒适的环境。因为野鸡的外表漂亮，所以我给它取个美丽动听的名字——五彩凤凰。五彩凤凰从此成了我们家宠爱的宝贝，儿子没事干时就笑嘻嘻逗它玩，给它喂米饭，给它喂菜叶，儿子从此也多了一玩伴，每天都是乐呵呵的。五彩凤凰吃饱了就在笼子里晃悠，走过来，又走过去的，还发出动人的叫唤声，好像在唱歌一样，要是我们给它鼓掌，它会唱得更欢。

每次家里来了朋友，都会被五彩凤凰美丽的外表所吸引，围着它逗着玩，还给它拍照，五彩凤凰很聪明，只要闪光灯一亮，它便会改变一个姿势，让你拍下另一幅靓照，让人忍不住拍手叫好。

第一次见到五彩凤凰的朋友总免不了问我从哪弄来个这样的宝贝。我只好把五彩凤凰的故事从头到尾告诉朋友。朋友听后无不感叹，这真是这一只幸运的五彩凤凰，总能化险为夷。



“布小懒”优哉游哉地爬上布艺沙发，伴随着“喵喵”的叫声，锋利的猫爪毫不留情地将沙发抓挠得伤痕累累，更全然不顾男主人——我老公的怒目而视，不以为然地蜷缩在沙发上迅速进入梦乡。看到“布小懒”随遇而安的悠闲模样，我深知为它打造专属小巢的“蜗居”工程已经迫在眉睫。

曾经绞尽脑汁地为“布小懒”布置过一个贴心小巢——在卧室的一隅，摆放着具有田园气息的草篮子，我在上面垫了一块柔软的蓝色毛线垫子。“布小懒”跳进篮子里左看右看，上看看下看，一副“调查研究”的专注表情，它用爪子用力地抓挠毛线垫，直至毛线垫变得毛糙，头也不回地又跑到塑料小板凳下面安然入睡。

一计不成再施一计。要想打动吃货“布小懒”，首先要打通它的肠胃。我在卫生间放了一个中型整理箱，并在里面摆放了“布小懒”喜爱的鲫鱼饭。为了讨好它，我还把波波球也放了进去。美食与玩具的双重诱惑，相信贪图享乐的“布小懒”会乖乖就范。始料未及的是，“布小

『蜗居』总动员

懒”狼吞虎咽般吞下鲫鱼饭，小肚子撑得圆滚滚的，然后兴致盎然地玩起波波球。它抱住波波球时不时得意洋洋地膘膘一旁观看的我，似乎心满意足地说：“真好玩，谢谢主人！”当我以为大功告成时，“布小懒”懒洋洋地伸了一个大懒腰，矫健地跳出整理箱，像一股白色旋风跑到茶几下面，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。

正当我无计可施时，懒散的“布小懒”竟然开始走小资路线——每天都陶醉于观看窗外的风景。“文艺范儿”十足的它会跳到书房的阳台上目不转睛地欣赏风景。抬头是蓝天白云，云卷云舒；低头是车来车往，繁华都市。“布小懒”的小表情怡然自得，沉浸于优美的风景中无法自拔。

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”。借此佳缘，我在书房的阳台上铺了一块红色小毛毯，干净又柔软。午后三四点钟是我家书房最宁静的时刻，阳光恰如其分地洒进来，“布小懒”惬意地在新巢上发出阵阵甜腻腻的鼾声。淘气的“布小懒”像枚可爱的开心果，为生活增添不少情趣。

